

“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着笑，碧水也温柔……”一首朱明瑛当年唱红的老歌，现如今不太容易听到了，却也不太容易忘记。曲目出自1984年春晚，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不知是否受此歌的影响，同年秋，我便去了歌中提到的莫愁湖，即古诗词中常提的“横塘”(南唐旧名，后被宋《太平寰宇记》改称为“莫愁湖”)。

穿过光华亭牌坊，进入郁金堂，有屋数楹，正中方池内有尊楮垂地、发高绶、手挎桑篮的莫愁女汉白玉雕像，惺惺子立于卵石之上。并非古代遗存，而是1979年9月才立起来的，遂成莫愁湖景区第一标识。

后来时有出差南京的机会，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莫愁湖，游赏湖心亭、待渡亭、胜棋楼、四方亭等佳景。但盈盈碧波中那尊莫愁女的立像，总能引我伫留，感其咫尺相望、声息不通却未改影易形之凝合气场。

某日读到李商隐的《莫愁》：“雪中梅下与谁期，梅雪相兼一万枝。若是石城无艇子，莫愁还自有愁时”，才开始关注有关莫愁女的传说，竟有多个版本，概括起来主要有三说，分别为钟祥(古称郢州



自在

石城)莫愁说、洛阳莫愁说和金陵莫愁说。李商隐拢共有六首莫愁题材的诗作，皆依循后两种传说落墨。

倘把这三种传说引述于此，得占相当大的篇幅，故只作简要勾勒：洛阳说的出处系梁武帝萧衍的《河中之水歌》，仅录两句：“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顺口溜般的晓畅，直陈莫愁的“方位”归属。从全诗来看，莫愁系一贫家女，后嫁与富家子弟卢氏，虽锦衣玉食，却并未得到理想中的幸福。芳年一过，便遭离弃。莫愁因此成天郁郁不乐，内心充满凄苦之情。再说钟祥莫愁，史证相对丰富：《宋书》《后汉书》《旧唐书》等均有记载：莫愁善歌谣，容貌姣好，唐人多有系一青楼歌伎之说。比如元稹《西凉伎》吟道：“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这是说莫愁不仅以歌娱人，也像卓文君落魄时那样当垆卖酒；李贺也写过《莫愁曲》，内有：“归来无人识，暗上沈香楼。罗床倚瑶瑟，残月倾帘钩”。语义暧昧的表达，还有徐彦伯的《拟古》：“中有绮罗人，可怜名莫愁”……但钟祥莫愁实非一般的歌女，她率真敢爱，也期待与恋人长相厮守。今钟祥当地仍存莫愁村、莫愁渡、莫愁湖等多处古迹。前些年电

视剧《思美人》也以钟祥莫愁传说为蓝本加以演绎。至于金陵莫愁，系宋时出现的新说，见于周美成的《西河》。这里有争议：清黄如柏《石城考》说“石城有二，一在吴，一在楚”，有人怀疑周美成将“石城”误作“石头城”，还考证出这个误会的起源系周邦彦的一首词造成的。另外金陵莫愁又和洛阳莫愁有所牵扯，说洛阳的莫愁因家境苦寒，只能卖身葬父，卢员外被其赤诚所感，把她带到金陵做儿媳。本来家庭美满、琴瑟和谐，但莫愁的结局似乎总不能挣脱悲剧的笼罩，于是又岔开几种说法：一、莫愁婚后一年，孩子阿侯出世，丈夫被征戍边，从此人间蒸发，莫愁因思念丈夫，化作了一潭碧水；二、公婆虐待儿媳，莫愁投湖自尽；三、梁武帝为得到莫愁加害卢氏父子，莫愁不从，遂出走远方；四、莫愁为明初宫女，被朱元璋赐给徐达，因貌美如花，遭徐夫人谋害等。其中有些说法如梁武帝欲霸占莫愁一说，据考证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系改写古辞，非独立原创和纪实文学。他与莫愁既非同时代人，何有穿越霸占之说？至于莫愁被赐徐达亦无须深究，莫愁从战国末期之楚人摇身而为明初之吴人，本身就无从考证，岂可当真？当然，对于莫愁女林

林总的故事和传说，不能以史鉴之，只能以文学作品来看待。就体裁而言，这类传说大多出自乐府文学，无论汉乐府、魏晋乐府还是北朝民歌和吴声西曲，均有对薄命、美丽、坚忍而自强的女子的刻画。有些形象比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钱塘含恨的苏小小、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及陌上采桑的秦罗敷等，皆为经典的文学人物。莫愁女显然也在此列，只是比起其他传主，她的形象因表述各异、版本繁多而愈显扑朔。最近一次去莫愁湖，是在不远的秋，想想从首次探访莫愁湖至今，已近四十载光阴。面对清时被称“金陵第一名胜”“江南第一名湖”的所在，想起郑板桥于此间游赏时所发出的“湖柳如烟，湖云似梦，湖浪浓于酒”的兴趣。目下的莫愁湖，虽只是一小块城中景，周遭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环绕，却无碍一池碧水中莹莹玉立而低眉的莫愁，向寥寥的游人诉说她的前世夙因。实在讲，我并不为凭吊而来，为凭吊谁呢？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我却为莫愁而来，因为她那芊绵而温暖的名字，总能熨抚心灵的褶皱，使我恍然感知：即便于坎壈困顿的路途，仍应从“莫愁”二字自励自勉，从而立定脚跟，坦对风雨人生。

那时的我也就刚上小学，大多数时候看人都要抬着头，连走带跑地跟着妈妈转进了一间摆满童书的大房间。脑海中依稀闪现的这幅画面，是十多年前我初次来到徐汇区图书馆。从那时起，每周末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徐汇区图书馆接受阅读熏陶。作文选和历史故事不是我的菜，人物传记也非我所好，而文学尤其是外国少儿文学才是我的心头好。当年书架上那些被我冷落的历史类图书要是知道现在的我高考了历史，一定会朝我哈哈大笑。我从《马小跳》到《皮皮鲁》再到《绿山墙的安妮》，接着一路看完整套《棚车少年》。那些年，凡是最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少儿文学，我都会去徐汇区图书馆借来看。由于我经常去徐图，那儿的管理员们可喜欢我这个爱阅读的小朋友啦！记得2013年的暑假前，少儿馆的小朱老师便主动询问我有没有兴趣报名参加小馆员培训班，我不假思索，立马点头

答应。在那个难忘的夏天，我作为培训班小馆员与其他小馆员们一起认真学习图书管理知识，并在少儿馆担任小小志愿者，协助管理员老师排书上架，帮助小读者查找图书、办理借阅手续。在志愿服务中，我渐渐地燃起了一个梦想，长大后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图书馆馆员。

阅读使我快乐，我也想将这份快乐与更多的小朋友分享。2015年的暑假，我在父母的鼓励下，与几位好友一起募集到了3000册爱心捐书，准备捐赠给希望小学。当我将这一想法告知小朱老师，意外地得到了徐汇区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徐图馆馆长特地派出两位管理员老师带着我和3000册爱心捐书，一起奔赴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赵庄镇小学，为那里的孩子们成立“汇悦读”爱心阅览室，阅览室至今每周坚持开放。那次

公益助学开启了我的公益服务之路，多年来我不断组织参与了许多公益活动，去年我还被徐汇区教育局授予年度“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十多年来，徐汇区图书馆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中，亲切和蔼的图书管理员老师们看着我慢慢长大，并热情地称呼我为在徐图长大的孩子，我在徐图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童年回忆。在图书馆的庭院里，小池塘边的绿芭蕉下，冷不丁会遇见机灵可爱的虎斑猫；在图书馆北四楼的报告厅里，我被授予“优秀小馆员”和“暑期优秀小小志愿者”荣誉奖状，为暑期生活画下圆满的句号；元宵佳节，在少儿馆，我满手糰糊做着兔子灯；某次，我在阅读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后写下的读后感被小朱老师张贴在布告栏里，能与其他小读者一起分享

我的阅读感悟，让我对阅读变得更加热爱……徐汇图书馆就像是我的精神家园，包容而温暖，滋养了我的心灵，润泽了我的童年，并让我对未来憧憬着无限可能。2022年即将进入尾声，听到徐汇区图书馆主馆——徐家汇书院建成即将开放的好消息，将我的思绪又拉回到3年以前的世界读书日，徐汇区图书馆即将闭馆改建，我作为读者代表向读者发出倡议“把徐图带回家”，让馆藏图书陪伴所有喜爱徐图的读者，纾解离别的惆怅，一起等待徐图的华丽回归！在思念与期盼中，这一天终于要来临了，徐图会以怎样的新姿回归读者的怀抱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把徐汇当作一本厚重的大书，我们从哪一页翻起呢？

### 潘序伦为抗日义勇军歌赋

罗银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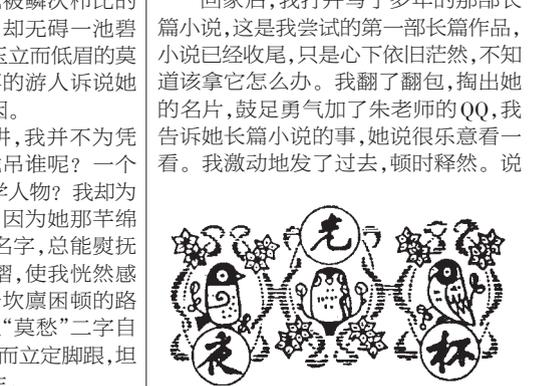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面对强敌，在国难中，潘序伦与所有仁人志士一样，挺直腰杆，发出时代的正义之声。九一八事变爆发，潘序伦认识到，只有国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产问题。因此，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不但创作发表了《义勇军赋怀》，呼吁大家节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要迷恋歌舞升

平，不要沦为亡国奴；还身体力行，从会计教育、会计实务、会计出版等不同层面，有效促进战时经济的发展；同时积极支持立信师生的进步活动，保护爱国师生。潘序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是与邹韬奋分不开的。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根据读者需要，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同时开辟“信箱”专栏，为读者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在其苦心经营下，《生活》周刊销路日益扩大，受到欢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加剧，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抗日，得到热烈响应。他的《经历》中有一段记载：“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自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

我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缘分，是《少年文艺》牵的线。记得我给《少年文艺》投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是爷爷的孩子》，得到单德昌老师的指点，一次又一次，经过三轮修改，最终得以发表。单老师的耐心和热心让我深受感动，对《少年文艺》的喜欢也更多了几分。

《少年文艺》举办的第三届“周庄杯”短篇小说大赛，我的作品《幸运数字3》获得了优秀奖，抱着去见编辑老师们的心志，我参加了在周庄举办的颁奖典礼。看着特等奖一等奖的获奖者们，已至不惑之年的我心生羡慕，感慨自己在儿童文学写作之路起步太晚的同时，也萌生了写出更多作品的动力。颁奖典礼举行间隙，我左手边坐着的一位女老师抓紧时间埋头对着一叠稿子，许是感觉到我在盯着她，她抬头看我，我俩相视一笑，并未多言。但正是这一笑，化解了我由于陌生感和自卑感引发的尴尬和不安。

顺理成章，此后的大半天，我一直留意着她。此后，我们好像未曾有过太多交谈，只是她那爽朗的笑声一直响在我耳边。回家后，我打开写了多年的那部长篇小说，这是我尝试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小说已经收尾，只是心下依旧茫然，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翻了翻包，掏出了她的名片，鼓起勇气加了朱老师的QQ，我告诉她我激动地发了过去，顿时释然。说



如果能把徐汇当作一本厚重的大书，我们从哪一页翻起呢？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抗日，全国民众纷纷募捐支持，立信同学会踊跃参加募捐活动，发动立信师生进行征募。当时谣传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两千余万元，而马占山将军只收到一百数十万元，有人指责仅收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

听此传闻，在顾准等人鼓动下，潘序伦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稽核了《生活》周刊社的账目，证实收支完全相等。1932年5月10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全部收支账目证明，证明书由主任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顾询署名，公诸社会。潘序伦为红色出版家韬奋先生及《生活》周刊的爱国壮举指证、背书，使流言蜚语不攻自破。同年6月2日，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领衔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也出具收据，证明收到《生活》周刊社经募的慰劳费，并将数额公之于众。

### 温暖如家的味道

郭姜燕

那时的我是一种不太敢想的奢望。好事也常突如其来。仅仅过了一天，我便得到了朱老师的回复：这部作品，我要了。

经过商榷，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有了名字：《我们的秘密》。尽管至今我已创作数十部作品，但《我们的秘密》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因为这部作品里有太多鲜活的形象来源于我的生活，还因为它是最快得到编辑认可的作品。

我与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缘分，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深厚。后来，长篇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在几番修改后，于2016年出版了，没想到第二年年初竟然被中宣部评为“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我也因此第一次走进了中宣部；2017年“世界读书日”，《布罗镇的邮递员》入选“中国好书”；8月，获得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9月，获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1月，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但是，2017年对我来说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这年7月，我老公突发疾病离世，对我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我沉湎在悲伤中无法自拔，逐渐陷入抑郁的泥淖。在无人可诉的孤独和伤痛中，我总是给编辑朱老师打电话。无论是在深夜，或是在凌晨，她总是耐心地听我说，听我哭，有外出活动时她总是陪着我，照顾我，开导我，帮我慢慢回归正常的情绪，重新找回创作状态。不知不觉，她不仅仅是我的编辑老师，更成为我值得信任的朋友。

而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将《布罗镇的邮递员》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呵护着，让这个孩子走出国门，去往世界各地：韩国、越南、阿拉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西班牙、俄罗斯、波兰等。《布罗镇的邮递员》结识了更多的小读者。我为之自豪，更为之感动。少年儿童出版社，曾经在“延安西路1538号”，是我多次去的地方，是会在在我心中永远定格的地方：绿荫如盖的大院，曲径通幽的花园，仿佛处处飘溢着香气，这香气是花草的味道，更是温暖如家的味道。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十日谈

阅读徐汇 责编:郭影